

# AUKUS 成立對東南亞無核區 及地緣政治的影響

郭偉山

## 摘要

澳洲與英國、美國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聯合宣布成立《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 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其首要目標是由英、美協助澳洲建造核子動力潛艇艦隊。外界普遍將視該聯盟為對 QUAD 的軍事功能補充，裨益新「印太」戰略聯盟合作更趨完備。但是此種觀點過於褊狹，AUKUS 的作用其實遠大於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澳洲一旦擁有核子潛艦，就打破當前「南南」無核現狀，更直接衝撞東南亞無核化的區域戰略取向，引起東協，特別是印尼等國強烈反彈。須知東協堅持以「中心地位」的大國平衡戰略，就是基於區域內皆由中小型國家組成的國際現實作為考量，儘量在「印太」周邊大國間扮演協調、潤滑的角色，以爭取全地區中立的地緣政治格局。可是 AUKUS 的成立已然衝擊東南亞國家的避險戰略，區域整體性的地緣政治必然將隨之轉變，影響所及，或將牽動「印太」平衡局勢。作者將針對相關議題進行深入探討與分析，期望藉此促動各方對此議題的重視，從而激起更多的後續研究。

**關鍵字：**AUKUS、QUAD、地緣政治、東南亞無核區、核擴散

## 壹、前言

2021年9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與英國首相強森（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共同宣布《首腦聯合聲明》，宣布建立澳洲（AU）、英國（UK）、美國（US）升級版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澳英美聯盟」的聯合，稱為「AUKUS」。三方將藉此開展多項先進國防技術合作，以加強對處理印太地區潛在威脅的軍事能力。鑑於其中重要倡議係由美英協助澳洲建造至少8艘核潛艇，而儘管澳洲過往曾多次表示絕不發展核武器，繼續致力防擴散等立場；此倡議明顯意味澳洲將獲得美英軍用反應爐技術，加上澳洲亦為此「軍事聯盟」而逕予取消已開展數年，由法國協助建造常規潛艇項目，險些引發國際關係震盪對立。故當相關訊息曝光後，立即引起國際社會譁然。非僅如此，作為AUKUS最重要組成部分的核潛艦建造工程，美國、英國與澳洲於2021年11月22日再進一步簽署《海軍核子推進資訊交換協議》（The Exchange of Naval Nuclear Propulsion Information Agreement, ENNPIA），標誌著在英美協助下，澳洲正朝著建設核動力潛艇艦隊邁出

重要一步。拜登總統於11月19日簽署批准信息交流協議的備忘錄，其在備忘錄中表示，這份協議允許三國開展合作，「這將進一步改善我們的共同防禦態勢，並支持我們在《北約》（NATO）、《澳紐美安全條約》（ANZUS）下的利益；以及被稱為『AUKUS』的三方安全夥伴關係中的利益」。儘管澳國防部長達頓對此公開表示，該協議將進一步推動允許英美首次啟動與第三國交流敏感和機密海軍核推進信息的磋商，但澳洲並不尋求核武器，潛艇將配備常規武器<sup>1</sup>。

固然美英澳核潛艇交易細節仍須長時間談判，內容概為得使用惟不限於美國或英國的潛艇設計、核動力反應堆究竟該採用濃縮鈾的高低成分、潛艦建造地點選址、建造期程如何安排、澳洲實際參與製造程度、國際原子能機構如何監督等。但無論如何，即使存在諸如美英澳潛艇合作涉及核材料、核技術及其他敏感軍事技術，澳洲將面對美國國內法律障礙等問題<sup>2</sup>，須知根據美國《出口管理條例》（EAR）、監管國防物品和國防服務《國際武器貿易條例》（ITAR）、美國其他行政部門管理並執行的出口管制法規所構成出口管制法律體系，其中EAR規定某些受限制或禁止最終用途，倘未經美國出口管

《註1》王興春、張焰，〈美英澳簽署核推進信息交流協議〉，《國外核新聞》，12期，2021年，頁7。

《註2》Shayan Karbassi,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Through 123 Agreements: A Primer,” *Lawfare Hard National Security Choices*, October 15, 2020, <https://www.lawfareblog.com/civil-nuclear-cooperation-through-123-agreements-primer>, last visited: 2022/10/23.

制主管機構「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 授權時，禁止將 EAR 管轄物項出口、再出口，或轉移（同一國內）以應用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導彈與生化等）及其運載工具等擴散的最終用途<sup>3</sup>。故儘管根據 AUKUS 協議，澳洲擁有核潛艦似乎已然成爲無法改變的錚錚事實，可實際上依舊將面臨美國國內相關法案的辯論考驗。

AUKUS 核潛艇合作訊息宣布後，其可能引發的核擴散風險隨即招致各國深刻關注。迄今國際間更多聚焦於討論如何止損，如澳洲須對核問題做出澄清，並承諾克制、核反應堆使用終生堆芯、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達成更嚴厲保障監督協議等<sup>4</sup>。然則無論美英澳核潛艦交易協議最終如何推動，都必然將多層面影響印太地區戰略態勢，尤其是美國出於自身地緣安全及壓制中國地緣競爭考慮，前所未有的聯合英國向原屬無核國家的澳洲轉讓核潛艇，並允許澳洲擁有陸海空遠程打擊能力，包括能夠攜帶核彈頭的戰斧巡弋飛彈，從根本上悖離《防止核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飛彈科技管制建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關於防止核擴散、推動核裁軍與促進和平利用核能，以及規範與管制參與國飛彈技術輸出與擴散的宗旨與目標，試問未來又如何能向其他涉嫌從事核擴散的國家施壓。

國際間，特別是作爲與澳洲緊鄰的東南亞國家對於事態發展，泰半抱持戒慎懷疑態度。儘管東協組織並不樂見 AUKUS 的出現，但是 AUKUS 尚未正式運作，卻已然造成東南亞國家立場分歧，導致東南亞整體地緣體系浮現罅隙，在可預見的未來，東南亞地緣政治格局將處於動態飄蕩而難維穩定態勢，部分國家甚至可能被迫決定選邊站，從而對東協奉行「大國平衡」戰略外交形成扞格。本文將從闡述 AUKUS 組建背景切入，說明其對東協致力追求東南亞無核區的影響，並透過對東南亞地緣政治造成的可能衝擊，嘗試分析美國爲何援引英國勢力進入印太、核擴散後對區域形勢影響，以及中國反制美國競逐對東南亞地緣安全可能的威脅等議題，期望緣此激起更多相類研究，俾提供閱者對臺灣生存所涉及的部分區域空間情勢，能有更深入之清晰理解。

《註 3》 King & Wood Mallesons, 〈出口管制〉, Lexology 網,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6e31b25-786b-4325-b3df-dd0b54813844>, 最後瀏覽日期: 2022 年 11 月 9 日。

《註 4》 Anastasia Kapetas, “Editors’ picks for 2021: ‘Limiting the nuclear-proliferation blowback from the AUKUS submarine deal’” *The Strategist*, Jan 4, 2022,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editors-picks-for-2021-limiting-the-nuclear-proliferation-blowback-from-the-aukus-submarine-deal/>, last visited: 2022/10/25.

## 貳、組建背景與意義

澳英美三國領袖在成立 AUKUS 的聯合聲明中，明顯突出四項戰略設想，概為：一是提升三方在「印太」地區外交、安全、防務合作，加強「共享與融合」、「維護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二是奠基於美英兩國相關核運用的專業知識，以及建造潛艇項目既有專業技術基礎，協助軍事安全夥伴澳洲盡快獲得核動力潛艇。三是圍繞網絡太空、AI、量子技術與水下能力等新興技術領域，深化開展更高階的合作關係。四是促進三方共享更深層次信息與技術，致力推動關於安全防衛、技術、產業基地、供應鏈等的深度融合。而鑑於組建 AUKUS 畢竟是拜登總統強化全球聯盟戰略的關鍵籌謀之一，更是推動美國「印太」戰略邁向縱深發展的重大舉措，對地區情勢與地緣政治格局衍生的影響已然逐漸浮現，作者將先針對 AUKUS 成立的背景進行逐層盤剝以明其真實布局，進而說明對區域權力均衡所帶來的影響，俾藉此建立較客觀完整的形貌。

### 一、建構成立的漸層發展

中美關係跌宕起伏，曲折多變，先是冷戰結束時期，美中交往呈現既「聯繫與

競逐」反覆往返交疊的矛盾特點。美國國內初始階段對究應採取何種對中政策展開激辯，其核心是對中國採取接觸抑或遏制政策。接觸派堅持與中國改善關係，期望藉與中方全面接觸，以導引接納民主價值而達到「和平演變」戰略目標；遏制派則主張無須對中國存在任何轉圜與幻想，徑直與中方對抗，冀圖盡快扼殺中國崛起以防後患<sup>5</sup>。其後逐漸達成對中戰略部署初步共識，認為既須保持與加深同中方接觸，同時配合採取必要行動與措施，防範約束中國對外行為，而其根本目標則為「西化」中國，俾將中國融入由西方主導國際體系重要組成部分<sup>6</sup>。直到 20 世紀末，美國亦未感受來自中國現實威脅。當時美國內部甚至評估，21 世紀前二十五年內，全球皆不致出現任何可以動搖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

「9·11」紐約恐攻事件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轉往反恐方向，龐大物資、軍備等批量投入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以及戰後重建工程。美國戰略重點目標旁落，恰予中國傾力崛起良機，或許美國對此有所感知，卻因深陷反恐泥沼而未能及時調整因應。直至 2008 年爆發次貸風暴危機，遂成為加速推促中美關係重大轉折的里程碑。隨後中國 GDP 總量於 2010 年超越日

《註 5》張林宏，〈21 世紀的中美關係：對抗還是合作？〉，《戰略與管理》，1997 年第 3 期，頁 22。

《註 6》楚樹龍，〈面對新世紀的中美關係戰略框架〉，《現代國際關係》，1997 年第 10 期，頁 4、7。

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國家實力開始引起美國廣泛而深切關注<sup>7</sup>。儘管美國在經濟、金融、科技、軍事和國際體系中的領先優勢，仍是任何其他國家於可以預見的未來，皆難以撼動。但是即使誠如米爾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所認爲，中國要到很久以後才能挑戰美國地位，直到歐巴馬上台前，中國都不是美國最優先關切的對象<sup>8</sup>。不過中國現在雖然還沒有能與美國對戰的軍力，潛力卻無以小覷忽視，尤其至習近平掌政後，中國軍費有可能超過美國軍費的 50%，而國際軍事體系也可能從美國單極獨霸轉變成美中兩極並存<sup>9</sup>。

爲因應中國崛起，歐巴馬 2009 年上任後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將國家戰略主軸逐漸由中東地區反恐戰爭轉往亞洲，除加強與中國周邊國家交往，參與東協會議及與東協國家建立夥伴關係外，並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作爲「重返」重要經貿政策工具。歐巴馬亦積極建立由美國主導的區域整合機制，除原

與菲、泰軍事同盟關係外，更相繼與印尼（2010）、越南（2013）、馬來西亞（2014）、寮國（2016）建立非正式「全面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s）；2015 年與印尼升級爲「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並與菲律賓（2014）、新加坡（2015）簽訂《國防合作協議》（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sup>10</sup>。至川普更重視中國地緣外溢影響，其雖然退出 TPP，卻高度關注印太兩洋地緣空間構建經濟與安全支柱的目標。整體戰略構想從「亞太再平衡」轉向「自由開放的印太」，謀求引領主導印太地區戰略格局變化。2017 年 11 月進一步發布《印太戰略報告》框架導引，漸進有序推進美版「印太」戰略，作爲該戰略代表性對話機制，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以下簡稱 QUAD）於 2019 年 9 月正式升級爲部長級機制。軍事方面，美方對中軍事戰略則存在三種辯論選項，包括大陸打擊（Mainland Strikes）、遠程封鎖（Distant Blockade）及海上拒止（Maritime Denial）。凡此三種戰略各有優劣，次序未

《註 7》張家棟，〈認清影響中美關係的三大因素〉，《新浪財經網》，2021 年 4 月 15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world/2021-04-15/doc-ikmxzfmk6869357.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19 日。

《註 8》唐欣偉，〈美國國關學界對中國之評估：以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爲例〉，《政治科學論叢》，第 58 期，2013 年 12 月，頁 47-70。

《註 9》唐欣偉，〈檢討米爾斯海默對大國之判準——兼論其對中國地位之評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24。

《註 10》徐遵慈，〈從「重返亞洲」到「印太戰略」——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轉變與最新發展〉，《經濟前瞻》，第 178 期，2018 年 7 月 12 日，頁 106-111。<http://www.cier.edu.tw/site/cier/public/data/178-106-111-WTO論壇-徐遵慈.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0 日。

定，但作為戰略預防性目標，美軍將以維持絕對優勢，重點加強控制印度洋—太平洋海域、航道、要地，力爭抑制中國軍力於「第一島鏈」內<sup>11</sup>。至於戰術考慮，美軍則認為與中國衝突可能更多發生於非直接觸發衝突的「灰色地帶」，如遭遇脅迫性挑戰等。基此，川普特別要求發展適應新挑戰、非對稱作戰的戰略概念及應對技術，特別是阻絕性威懾能力（deterrence by denial）<sup>12</sup>。

拜登總統執政後，重新強調聯盟的重要價值，尤其亞太聯盟是維護美國國家利益重要支撐。如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於美外交政策演說宣稱，聯盟是美國的「力量倍增器」<sup>13</sup>；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cob Jeremiah Sullivan）亦強調：「聯盟是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礎，如果接受中國關於『聯盟已經過時』的想法或主動削弱聯盟，將對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造成殘酷打擊」<sup>14</sup>。根據 2022 年 2 月 11 日公布的拜登總統首份「印太戰略報告」內容，美國將持續強化扮演支持印太地區

和平、安全、穩定與繁榮的捍衛角色，更加強勢運用一切實力工具以阻止侵犯地區利益及對美國領土與盟國、夥伴安全，抵禦侵略及反制脅迫行為，包括加強對 QUAD 的承諾、支持 ASEAN 團結等<sup>15</sup>。惟鑑於 QUAD 僅係以政治、外交為主要議題的機制，並非基於嚴密協約的軍事聯盟，更未規範成員國於戰爭或危機中互助義務，且觀察其現實的實踐，亦未對「印太」格局發揮實質性改變。準此，拜登總統亟須重整美國聯盟體系，構建更緊湊「印太」聯盟，以緩解美國圍堵中國壓力，而具更強軍事目的性與更具行動協同性的 AUKUS，緣此誕生即不足為奇。

## 二、AUKUS 橫向輻射意義

當前印太地區國際情勢很難再以「穩中求變」等詞彙形容，縱橫捭闔、多層交鋒，則正是崛起中國與以美國帶領的各類聯盟交相競逐的現況。學者巴殿君即指稱，區域正面臨大國戰略競爭、鄰國戰略猜疑及同盟國戰略選擇缺失等議題，糾葛

《註 11》丁奎松，〈印太戰略：地緣戰略內涵、邏輯與思考〉，《國際研究參考》，2019 年第 5 期，頁 1-11。

《註 12》劉鳴，〈美國「印太戰略」最新進展與前景評估〉，《太平洋學報》，第 28 卷第 10 期，2020 年 10 月，頁 42。

《註 13》Antony John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last visited: 2022/10/28.

《註 14》Jake Sullivan, “Jake Sullivan’s 2017 Owen Harries Lecture,” *The Lowy Institute*, June 13, 2017, <https://www.loy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jake-sullivan-s-2017-owen-harries-lecture>, last visited: 2022/10/21.

《註 15》Joe Biden, “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last visited: 2022/11/2.

纏繞的互動困境<sup>16</sup>，稍有不慎，即可能演變為更加複雜的關係，從而衍生新裂痕。如以皆在快速崛起的相鄰地區大國——中、印而言，依據郝思悌（Kalevi Jaakko Holsti）關於「大國」的定義：「在國際體系中，一個國家在其地區或世界範圍內，較為廣泛地具有國外政治、經濟和戰略意義」<sup>17</sup>。崛起即意味著國家必須獲得經濟、軍事等各種提升國家階級體系的能力，以改變國家排行。結果導致中印間始終處於競合不斷態勢，更何況雙方存在自 1962 年以迄的邊界爭議，印度對中國始終戒慎難弭。

至於日本的狀況似乎符合柯普蘭（Dale C. Copeland）所稱權力轉移是國際關係出現浮動的重要誘因的脈絡<sup>18</sup>。即使因緣於美國戰略鬆綁、亞太聯盟結構調整及亞太均勢內在缺陷等議題，皆為日本發展「印太」戰略提供難得歷史機遇。但是隨著中國於 2011 年實現國力逐漸逆轉，日本遂明顯將遏制中國崛起與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緊密聯繫。2012 年安倍二次執政後闡釋「日美澳印」戰略構想，即直指要讓日本在亞太格局中發揮領導作用。尤其 2018

年安倍再度重新表述「印太」戰略關於構建印太秩序的願景，在在顯示日本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決心。值得關注的是，期間曾發生美國川普倡導「美國優先」，拒絕付出更多以支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導致從內部降低戰後秩序正統性。鑑此，日本為應對前階段美國對自由秩序的偏離，遂應承將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主導地區秩序，並逐漸設法擺脫「吉田路線」與福田主義的束縛，冀致力「完全國家」，更為此構建較有利於日本的區域制度安排，導致日本與中國間本即不睦的關係，益趨針鋒相對。

澳洲區域地位更係其倒向美國必然結果，更何況雙方早已長期存在「軍事同盟」關係。蓋中國崛起為美中亞太地區戰略競爭提供必要條件，而兩國戰略競爭卻造成區域內中小國家相當程度戰略壓力，特別是美國的亞太盟國。儘管澳洲長期秉持實用主義外交思維，採取避險戰略以應對中國崛起及管理中美澳三邊關係的變化<sup>19</sup>。如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執政時於 2013 年《國防白皮書》聲稱：「澳大利亞不認為自己必須在長期盟友美國與關係不

《註 16》巴殿君，〈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下中日關係之未來走勢〉，《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5，2017 年，頁 1-11。

《註 17》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pp.390-391.

《註 18》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Hegemonic Rivalry and the Fear of Decli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1-3.

《註 19》Derek McDougall, "Australia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The Relev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ian Survey*, Vol.54, No.2, 2014, pp.319-342.

斷深化的中國之間做出選擇」<sup>20</sup>。惟當美中戰略競爭加劇，澳洲長期奉行避險戰略亦逐漸失效，儘管澳洲各界曾對是否須在美中間做出選擇有過分歧，然則分析印太國際體系結構變遷及澳洲的中等強國戰略邏輯，「雙重戰略困境」理論狀況並不適用澳洲<sup>21</sup>。觀諸其戰略基準即為維護本國核心戰略利益，鑑於中美戰略競爭觸及澳洲核心利益態勢，澳洲選擇相對支持美國以確保本國核心戰略利益。澳洲集中運用國家優勢資源，並加強與美國聯盟戰略統籌以解決特定問題。觀諸近年中澳間發生諸多齟齬，尤其在 QUAD 機制，澳洲渾然不顧激怒中國，雙方甚至接連爆發貿易戰，澳洲對中國態度益趨強硬。

前文既已清晰闡述 QUAD 機制不存在軍事，甚至準軍事聯盟功能與作用，故以印太地區橫向剖面觀察，無論與中方存在衝突或競爭，亦或對美戰略存在扞從事實的國家，泰半需要更強有力的聯盟機制以茲抗衡，則 AUKUS 的組建即屬符合區域現實需求，而證諸 AUKUS 將更注重通過「一體化威懾」推進「印太」戰略。美國

「一體化威懾」與歷史威懾截然不同，既基於現有靈活性進退攻防，又致力塑造新威懾結構，更與同盟夥伴國家緊密聯合。其中尤其聚焦海上特別是水下作戰，聚焦於大國重器「核潛艇」，殫精竭慮制約中國遠洋作戰能力，特別是抵消未來中國軍備整備可能的「反進入/區域拒止」戰略<sup>22</sup>。此既為聯盟增強美國對抗競爭國實力，亦意味美國得藉由聯盟擴張海外影響。

### 參、衝擊東協無核區

美國總統拜登於 AUKUS 共同宣言聲稱：「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現代能力——我們需要最現代的能力——來機動和抵禦迅速演變的威脅」<sup>23</sup>。而澳洲傳媒更公開披露，美軍為期實現核潛艦盡速於南太平洋定期巡邏，已然採取暫行方案，即將一艘「維吉尼亞」級核潛艦（Virginia-class submarine）派赴澳洲西海岸皇家海軍斯特林基地，以協助澳洲海軍熟悉該潛艦操作業務，從而與美軍共同投射力量至「印太」地區<sup>24</sup>。美國支持澳洲組建核潛艦部隊，將形成雙重核潛艦圍堵加乘效應，對

---

《註 20》“Defense White Paper 2013,”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2498/Australia%20defense%20WP\\_2013\\_web.pdf](https://www.files.ethz.ch/isn/172498/Australia%20defense%20WP_2013_web.pdf), last visited: 2022/11/3.

《註 21》Thomas Wilkins, “Re-Assessing Australia’s Intra-alliance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5, No.1, 2019, pp.9-32.

《註 22》胡峰笙，〈美英澳軍事同盟與美國戰略轉向〉，《WORLD AFFAIRS》，2021 年第 22 期，頁 13-16。

《註 23》“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 last visited: 2022/11/5.

《註 24》Andrew Tillett & Matthew Cranston, “Going Nuclear: PM to Announce \$90b French Submarine Deal Is Dead,”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afr.com/politics/federal/>

中國直接軍事威脅更為凸顯。根據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評估，美澳核潛艦任務將含括蒐集情報、驅逐特種部隊及攻擊中國水面艦艇與潛艦<sup>25</sup>。須知核潛艦打擊能力與活動範圍較諸常規動力潛艦，可謂跳躍式升級，加以美國協助澳洲建造核潛艦，將與美國署核潛艦於印太地區部形成無縫銜接，增強第二島鏈對中國圍堵能力。另值注意者，為核潛艦採用量子新科技運用於未來指管通體系、探測預警，將相當程度改變未來戰爭型態。

估不論澳洲建造的核潛艦是否真如其反覆宣稱不會攜載核導彈，既然澳洲前總理霍克（Robert James Lee “Bob” Hawke）於 1983 年首先倡議成立「南太平洋無核區」<sup>26</sup>，澳洲此舉實已悖離「核擴散」本質卻是毋庸置疑的。澳洲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對於繼續履行不擴散的無核武器義務已遭外界抨擊，且不提中國反應，僅東協國家即出現抵制聲浪，抗議澳洲公然違反東南亞基於中立戰略需求的無核化立場，謹將相關情況逐次加以說明。

## 一、東南亞中立無核化概述

鑑於東南亞地緣戰略價值突出，遂易招致區域外大國深程度介入，如以二戰後至東協成立前而言，該時期東南亞國家即分別納入美蘇陣營，導致被迫承受兩極格局支配。影響所及，非僅東南亞地區長期淪為美蘇兩極爭霸場域，域內戰爭不斷，造成有形與無形損傷難以估計，且各國唯有依賴與域外大國安全互動關係以維護本國安全。直至 1967 年東協成立後，雖仍難徹底擺脫兩極競逐的代理人地位，卻持續力圖實現由東南亞國家自己來主導地區命運。

關於成立東南亞中立區的構想由馬來西亞總理拉薩（Tun Abdul Razak）首倡，其於 1970 年 9 月出席第三次「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Non-Aligned Movement, NAM）時發言抨擊超級大國的恐怖均勢無法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和平與安全，並提出東南亞地區中立化的主張，如本地區國家中立化；美國、蘇聯及中國保證不在本地區角逐，不捲入本地區國家內部事務；本地區國家相互合作，消除緊張局勢根源<sup>27</sup>。

---

speculation-pm-will-announce-90b-french-submarine-deal-is-dead-20210915-p58rzo, last visited: 2022/11/6.

《註 25》“AUKUS Reshapes the Strategic Landscape of the Indo-Pacific,”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5,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1/09/25/aukus-reshapes-the-strategic-landscape-of-the-indo-pacific>, last visited: 2022/11/9.

《註 26》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市：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 年，頁 17。

《註 27》趙晨，《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發展同主要大國的關係》，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4 年，頁 33-34。

1971年，東協外長於吉隆坡舉行會議發表《吉隆坡宣言》，宣示將東南亞建成不受任何外在形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目標，儘管當時並未訂定相關具體實施方案，惟以展露東協國家關於無核化實踐的決心，特別是《吉隆坡宣言》明確提及：「為緩解國際緊張局勢，減少國際衝突，促進世界和平與安全，正如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條約和非洲《盧薩卡宣言》宣布建立無核區一樣，各方認識到建立無核區的重要趨勢」<sup>28</sup>。加上1960年代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競相發展核技術，為避免東南亞國家相互猜忌核擴散威脅，甚至緣此產生情勢誤判，徒增區域衝突；復以國際反核運動持續高漲，故儘管1979年發生越南發動侵柬戰爭，域內情勢跌宕起伏，卻依舊激勵東南亞無核化進程。

須知東協提出「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後，即以此為中心展開本區域安全戰略，其中《東南亞無核區條約》即為戰略重要的政策表徵，東協冀望藉由本身建構的地區安全體系，以排除外部勢力干涉本地區事務，或使外部難以發揮決定性影響，務使東協得於地區安全事務居於主導地位。1987年第3屆「東協首腦會議」決定建立「東南亞無核區」，然因美國擔心

前蘇聯伺機推動地區核化而反對，導致該計畫進展緩慢。隨著冷戰結束及世界嚴禁核武擴散運動興起，東協相應加速推進「東南亞無核區」部署，以此作為冷戰後確保東南亞獨立自主的重要措施。幾經努力，最終於1995年12月東南亞十國完成簽署《東南亞無核區條約》。條約總計22條，主要為和平使用核能、核事故早期通知、外國軍艦與飛機到訪<sup>29</sup>。自此禁止於東南亞地區生產、試驗、使用及擁有核武器。

## 二、挑戰東南亞無核化

東南亞無核區雖非世界首個無核區，卻係冷戰結束後建立的首個無核區，其象徵意義自有其無以抹滅的價值。雖然《東南亞無核區條約》的簽訂確實裨益區域東南亞和平穩定，但要真正實現「無核區」效益，卻需要取決於國際社會特別是美、俄、中、英、法五個合法擁核國家承認。然與《拉羅通加條約》(Treaty of Rarotonga) 建立「南太平洋無核區」(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佩林達巴條約》(Treaty of Pelindaba) 贊成建立「非洲無核武區」(African Nuclear-Weapon-Free Zone) 的實踐不同，緣於《東南亞無核區條約》地理範圍包括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其附屬議定書更明確要求，簽約國於

《註28》Michael Lefer 著，薛學了等譯，《當代東南亞政治研究指南》(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福建：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3年，頁293。

《註29》“TREATY ON THE SOUTHEAST ASIA NUCLEAR-WEAPON-FREE ZONE,” BANGKOK TREATY, 15 December 1995,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b5518d/pdf/>, last visited: 2022/11/13.

東南亞無核區內應有不得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義務。故有核國儘管都原則支持東南亞建成無核區，迄今五個核大國家皆未同意簽署《東南亞無核區條約》，導致東南亞國家承擔核不擴散義務的同時，卻無法獲得無核區完整權益，造成干擾東南亞無核區合法性與示範效應。

不過必須說明的是，鑑於 1998 年印巴競相核試驗，嚴重衝擊國際社會防止核擴散布局，與此同時，核大國特別是美國亦體認到核擴散至東亞的危險。而美國前總統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為降低 1999 年美參議院拒絕《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負面影響，承諾願意考慮賦予東南亞地區消極安全保證，以鼓勵東協東南亞建成無核區。同時中國亦於 1999 年「中國—東協（10+1）會議」表示，儘管對東協界定大陸架與專屬經濟區方式持保留立場，然中國已與東協就條約議定書達成共識，承諾東協與其他核大國解決分歧後，即簽署該議定<sup>30</sup>。所以東南亞成立無核區並非全然沒有機會，可如今區域緊密相鄰的澳洲將擁有核動力潛艦，非僅平添東南亞無核化難度，如：

（一）重塑與中國在印太地區衝突的技術、軍事與戰略特徵。如印度近期宣布 AUKUS 並非 QUAD 結構的競爭或阻礙，儘管印度未必願意成為 AUKUS 正式成員資格，但印方對美、英、澳的實質作用，絕非 AUKUS 所能替代，特別是雙方皆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網絡影響及地緣優勢，應視 AUKUS 為 QUAD 功能的補充與提升<sup>31</sup>。試問東南亞區域處於大國競爭中心地帶，東協原即孱弱的力量如何能再有效推進東南亞無核化目標。

（二）AUKUS 高度排他性與針對性，皆阻滯東南亞對無核化的追求。如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魏茨（Richard Weitz）即毫不諱言的指稱：「我們真正看到（AUKUS）核潛艦……確實預示著更廣泛的盎格魯—撒克遜力量對中國擴張主義的制衡」<sup>32</sup>。依東協冀望協調美、中等核大國以認同其無核區的努力，恐將更遙遙無期。

（三）推促東協更加矛盾分歧，區域軍備競賽風險大增。如菲律賓外長洛欽（Teodoro Locsin）發表聲明稱，AUKUS 在「近鄰提升軍事實力，有助於區域恢復

《註 30》王良生，〈東南亞無核區：歷史與現狀〉，《國際論壇》，第 7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頁 6-9。

《註 31》努爾·哈伊里，〈遠不止於潛艇 AUKUS 聯盟的細節和排除法國的秘密〉，《半島電視台網》，2021 年 10 月 11 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behind-the-news/2021/10/11/遠不止於潛艇 aukus 聯盟的細節和排除法國的秘密>，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0 日。

《註 32》〈從五眼聯盟到 AUKUS 三方安全夥伴，美國重新打造「抗中盟友圈」！〉，《風傳媒網》，2021 年 9 月 19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946916?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2 日。

勢力平衡而不是破壞穩定」<sup>33</sup>。馬來西亞總理伊斯梅爾·薩布里（Ismail Sabri bin Yaakob）則警告稱，向澳洲提供核動力潛艇的協議，可能引發該地區的核軍備競賽，將尋求中國的意見<sup>34</sup>。尤其嚴重的是，AUKUS 迫使鄰近的東協國家重新考慮無核概念，甚至使東盟碎片化而促發軍備競賽風險，如 AUKUS 將使印尼更加警惕澳洲軍事擴增，部分東協國家更可能被迫向法國購置核潛艇<sup>35</sup>。雖然此議題仍僅停留在外界臆測範圍，惟若未來長期發展果真如此，則東協致力建構的無核區，勢將徹底歸於破滅。

## 肆、地緣政治的變動

東協自 1967 年成立以迄，多次靈活運用機制鬆散約束性，並透過成員國領導智慧以促進彼此接觸和解，如妥善解決東

埔寨危機即為明證。隨著冷戰結束，東協即致力於擴容與深化機制的實質內涵，迄至 2015 年 12 月於吉隆坡峰會正式確立建構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sup>36</sup>。另則賡續構築系列以東協為核心的區域機制框架，並容納印太區域重要大國，嘗試透過議程倡議與理念引導，妥適拓展其引領角色，從而形塑成維繫東亞、甚至印太秩序重要地位<sup>37</sup>。簡單而言，即自詡建立東協「中心地位」的客觀事實，冀望「構建開放、透明與包容的地區體系結構中東協與其外部夥伴間合作與交往關係的主要驅動力量」<sup>38</sup>，藉此達到「在地區體系結構中扮演領導角色，東協藉此來引導東亞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同時增進東協的共同體利益」<sup>39</sup>。依據學者顧靜的觀點，「中心地位」實係東協成員國於建構推進一體化過程中，戮力追求在東亞合作進程中，將

《註 33》〈美英澳結盟 東盟各國反應不一〉，《德國之聲網》，2021 年 9 月 21 日，<https://www.dw.com/zh/美英澳結盟-東盟各國反應不一/a-592499611>，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3 日。

《註 34》陳相杪，〈AUKUS 聯盟對東盟的三大考驗〉，《中國南海研究院網》，2021 年 9 月 29 日，[http://www.nanhai.org.cn/review\\_c/573.html](http://www.nanhai.org.cn/review_c/57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5 日。

《註 35》季霆剛，〈AUKUS 可令東盟碎片化〉，《南洋商報網》，2021 年 11 月 1 日，<https://www.enanyang.my/言論/aukus可令東盟碎片化季霆剛>，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7 日。

《註 36》“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27th ASEAN Summit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November 22, 2015, <https://asean.org/kuala-lumpur-declaration-on-the-establishment-of-the-asean-community/>, last visited: 2022/11/10.

《註 37》Richard Stubbs, “ASEAN’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n Region-Building: Strength in Weakness,” *The Pacific Review*, Vol.27, No.4, 2014, pp.523-541, last visited: 2022/11/9.

《註 38》“Chart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he Faculty of Law*, November 20, 2007, [https://www.jus.uio.no/english/services/library/treaties/14/14-03/asean\\_charter.xml](https://www.jus.uio.no/english/services/library/treaties/14/14-03/asean_charter.xml), last visited: 2022/11/12.

《註 39》Benjamin Ho, “ASEAN’s centrality in a rising Asia,” *RSIS Working Paper Series*,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ngapore, No.249, September 13, 2012. pp.1-21.

自身定位並打造成「規範供給者」、「進程設計者」的角色與功能<sup>40</sup>。

東協戰略立論甚佳，可惜者為國際政治既係權力博弈，亦為概念建構間的博弈，更屬概念建構參與並塑造權力博弈的進程及結果。實則東協「中心地位」概念長期受到各式挑戰，歸結泰半為：一是東協國家如何處理大國關係，特別是面對經濟相互依賴與權力結構轉型的國際環境快速轉折，東協是否能在「大國平衡」對外戰略底線內，明確應對美中競逐。二是東協處於大國相互抗衡正由亞太地區擴及印太地區時期，其於新地緣政治架構中依然處於重要地位。三是東協不斷拓展地區多邊機制與具備東南亞特色的綜合安全觀，是否能於未來可能出現的更廣泛印太地區共同體中，締造有利的地區秩序。遠者暫且不提，QUAD 的升級與明顯針對性，實已對東南亞地緣政治格局形成擾動，如今再加入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軍事聯盟 AUKUS 變數，勢必更衝擊東南亞對地緣政治的構想。

## 一、東南亞地緣政治弱化前兆

在 QUAD 成為以美國領銜圍堵中國崛起的大國對抗俱樂部之前，因緣於東南亞

地緣戰略地位凸顯，東協著意對亞太地區秩序轉型與重構的前提，域外大國盡皆刻意拉攏東協，意圖藉此擴大對東南亞地區影響，從而拓展勢力範圍。東協對此則如前述般以「大國平衡」戰略因應，其更加注重構建以東協為主導、平衡與均勢引領外部勢力競爭博弈的地緣政治格局。尤以近年周邊大國始終圍繞東南亞地區進行競爭，雖然東協亦根據實際情況變化對其戰略進行相應調整，但始終未曾偏離「利用大國間的利益衝突，使東南亞地區權力達到平衡狀態是維護東南亞利益最好選擇」的基本原則<sup>41</sup>。但是隨著美版「印太」戰略出爐，美國認為中方正在快速物理性地（physically）改變地區戰略、政治與經濟格局，必須透過更積極有效的組織架構進行堵截。

蓋依據美國的戰略想係將冷戰時期扇形戰略的島鏈擴至印度洋，俾藉由印太兩洋廣闊空間中殊多戰略支點，靈活運用抵消、威懾、遏制等多重箝制中國勢力擴張<sup>42</sup>，確保美國對印太軍事、經濟與海洋秩序主導地位。為達此戰略設想即須構建某種超越盟國架構的諸邊體系，致使本已閒置多年的 QUAD 機制遂再被提出，甚至升級應用，冀圖於政治方面通過擴大盟國

《註 40》顧靜，〈東盟「中心地位」面臨的變局及其重構〉，《當代世界》，2014 年第 3 期，頁 64。

《註 41》羅聖榮、李代霓，〈東南亞地緣環境變化與中國的應對〉，《東南亞縱橫》，2018 年第 4 期，頁 21-29。

《註 42》Wilson Vorndick, "China's Reach Has Grown; So Should the Island Chains," *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October 22, 2018, <https://amti.csis.org/chinas-reach-grown-island-chains/>, last visited: 2022/11/1.

與夥伴網絡，對中國進行全地域孤立，其核心即為三個三邊協調機制——美日澳、美日印、日印澳。同時奠基於既存的各類亞太合作機制，強勢鑲嵌由美國主導的諸邊大國合作機制，俾藉以塑造疊加制衡功能，並通過訂定融資與基礎建設投資透明化及財務可持續新標準，全方位嵌入有助於美國利益最大化的規制<sup>43</sup>。試問美國通過 QUAD 將印度—太平洋連結成為戰略統合區，積極營造突破中美雙邊、單區域戰略競爭的狹窄戰略空間，俾以多界域復合對抗競爭壓制中國的發展時<sup>44</sup>，東協的位置居於何處，即使拜登總統上台後修正川普幾乎完全忽視東南亞的偏差視野，但無論東協如何認為「印太」地區應處於現有東協主導的地區機制內展開合作，且雖然美國依舊需要泰國、新加坡、菲律賓作為在東南亞地區重要的戰略支點，但是 QUAD 實際方為美國「印太」戰略支柱<sup>45</sup>。故以 QUAD 戰略籌劃關照東南亞區域，非僅東協「中心地位」的抽象概念已然改變，即使地緣政治格局中處於印太兩洋銜接之間的中心位置，皆於美日印澳菱

形架構中被迫位居對中國的「中間地帶」，其地緣政治格局遭受擠壓。

## 二、AUKUS 投入更大變因

東協作為區域內中小國家的對外合作組織，具有維持自主性的高度主觀訴求，始終冀求確保獨立與多樣性、區域自主與地區秩序構建的中心地位。惟證諸大國權力關係或地區政策的變化具有難以預測和不易控制的特點，權力壓制、收縮和競爭都會給地區戰略環境帶來衝擊<sup>46</sup>。而東協訴求的實現，則須高度依賴特定戰略環境，尤其是以大國間溫和競爭為核心特徵的安全秩序，然則鑑於印太地區內大國對中國合圍態勢已然成形，東南亞的地緣處境將益難樂觀。如前已多次陳述 AUKUS 作為 QUAD 軍事功能的強化與補充，最大特徵即為援引美國核潛艦製造技術，為同屬盎格魯—薩克遜體系的澳洲打造核潛艦隊，其目的不問自明，就是針對區域崛起的中國。既然對抗日標為中國，難道未來澳洲核潛艦就不會進入最可能爆發衝突的南海水域，中國對此豈能坐視不理，若有

《註 43》 Daniel J. Kritenbrink,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November 3, 2019, pp.13-16.

《註 44》 “Cabinet Memorandum on the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last visited: 2022/11/5.

《註 45》 馮振男，〈東協對美國「印太戰略」認知與反應〉，《兵團黨校學報》，總第 188 期，2021 年，第 1 期，頁 61-68。

《註 46》 劉若楠，〈權力管控與制度供給——東協主導地區安全制度的演進〉，《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 3 期，頁 1。

任何對峙或反制舉措，直接衝擊者必屬東南亞，非僅東南亞無核區無望，優異的地緣位置反成「麻煩製造」來源。

作者絕對無意貶低 AUKUS 的戰略價值，但是同樣必須客觀評論 AUKUS 的誕生確屬印太地區地緣政治轉變的開端。首先，誠如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the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國防、戰略和國家安全計畫主任舒布里奇（Michael Shoebridge）坦承，於該國東海岸興建基地有助於縮短潛艦於西太平洋作業的過境時間，並且「不需要經過印尼群島即可抵達南海」<sup>47</sup>，如此將增加中國的不確定性。其並指稱：「（東南亞）會理解這一點。這是個地緣政治轉變的一部分，……宣布成立 AUKUS……目的是抵禦中國力量」<sup>48</sup>。澳洲傳統定位為太平洋國家，作為英聯邦成員盎格魯—撒克遜的後裔國家，其於戰略、價值觀及文明傳統上與日本、印度相比，澳洲對美版「印太」戰略的態度與美國最為接近；加上印尼與澳洲為國際間差距最大的兩個鄰國，無論語言、文化、宗教、人種，抑或是政治、法律與社會制度皆呈現極大反差，歷史澳洲始終將印尼列為北方威脅，印尼亦視澳洲

為南方的主要敵手。時至冷戰結束後，雙邊雖有所改善，然因 1999 年爆發東帝汶危機時，以澳洲國防部隊為主的東帝汶國際部隊（INTERFET）進駐東帝汶進行維和，印尼軍隊則退出該地區，導致澳印（尼）雙邊關係再現裂縫<sup>49</sup>，澳洲遂於 AUKUS 未來運作規劃刻意避開印尼海域，此即明顯改變東南亞地緣政治屬性。

其次，AUKUS 確係美國轉移戰略重心、調整軍事戰略，以及推促「一體化威懾」（integrated deterrence）的具體呈現。蓋美國於冷戰後真正開始調整戰略重心始於歐巴馬，而其重要標誌即為 2009 年前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於東協地區論壇宣示「美國回來了」，並自 2012 年起於澳洲達爾文港部署海軍陸戰隊。其後雖經歷川普對盟國要求承擔更多責任而頓生波折，所幸 2021 年 3 月，美國拜登總統公布《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提出，美國將重振與印太、歐洲與西半球的盟邦夥伴關係，並擴大投資以促其現代化，俾共同應對「唯一具備綜合實力（經濟、外交、軍事、科技能力）挑戰美國所建立的國際體制」的

《註 47》〈面對中國威脅 澳大利亞將興建核子潛艇基地〉，《NewTalk 網》，2022 年 3 月 8 日，<https://times.hinet.net/news/23792820>，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5 日。

《註 48》Suranjana Tewari，〈AUKUS：澳英美新協議如何改變印太區域的權力平衡〉，《BBC 中文新聞網》，2021 年 9 月 19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593642>，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8 日。

《註 49》桂久強，〈東帝汶事件後印（尼）澳關係走向及其影響〉，《東南亞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14-16。

中國。而 AUKUS 同樣體現美國重構同盟關係的另層構思，即將同盟關係拓展至除軍事安全外，如科學技術、工業基礎、供應鏈、新興領域及外交和價值觀等其他領域<sup>50</sup>。面對澳、英、美如此強勢多元的戰略布局，東協能做的策略選擇並不多，如於 2021 年 10 月底先後將與澳洲及中國的雙邊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東協企於西方陣營與中國間尋求平衡的意圖相當顯著，未來亦應不致出現明顯選邊站態勢，惟鑑於成員國態度並非全然一致，東南亞的地緣政治格局已然出現鬆動跡象。

### 三、推展過程負面因素猶待克服

由前述觀察與論述，似乎 AUKUS 組建發展及對區域地緣格局嚴實掌握，已然扎實成熟，實則其中變數猶多，並非一馬平川般暢行無礙。其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殊多，任何處置皆非易與：

一則美國對於防核擴散議題即係兩套標準，姑不論為全球反恐戰略需要而特例對待印度，舉凡非西方民主價值者稍有涉核動作，美國壓制向來強勢。另以 2022 年 8 月聯合國舉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 第十次審議大會前夕，拜登總統特

別發表聲明，一方面指責「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核武器國家和 P5 成員，中國也有責任參與會談，……抵制在軍備控制和核不擴散方面的實質性參與對任何國家或世界都沒好處」。另一方面卻又為 AUKUS 可能的核擴散卸責「正在與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密切合作，以確保澳洲、英國與美國間的 AUKUS 夥伴關係符合最高防擴散標準。正在重新確立……包括尋求建立原子能機構附加議定書作為國際保障和核供應安排的普遍標準，並繼續努力限制敏感濃縮和擴散再加工技術」<sup>51</sup>。美方如此赤裸地試圖通過華麗辭藻為其核戰略本質高度矛盾性進行掩飾，既無法讓非西方國家信服，尤其 AUKUS 既以增建核潛艦為首要目標，又豈能迴避直接抵觸禁核擴散條約之推動。

其次，1951 年澳洲、紐西蘭、美國共同簽署《太平洋保障條約》(Australia,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 ANZUS)，將彼此視為盟友。惟 1984 年紐西蘭工黨總理朗伊 (David Russell Lange) 宣布反核政策 (anti-nuclear policy)，無限期延長《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堅持南太平洋非核區計畫，禁止核動力或攜帶核武的船隻進入紐西蘭港口及海域。紐國隨即於 1985 年拒絕具攜帶深水核炸

《註 50》 樊吉社，〈美英澳三國新防務合作探析〉，《現代國際關係》，2021 年第 11 期，頁 18-25。

《註 51》 “President Biden Statement Ahead of the 10th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he Whitehouse*, August 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1/president-biden-statement-ahead-of-the-10th-review-conference-of-the-treaty-on-the-non-proliferation-of-nuclear-weapons/>, last visited: 2022/11/13.

彈能力的美國布坎南號驅逐艦訪問要求，美國對此則立即宣布暫停 ANZUS 條約對紐西蘭的義務，直至紐西蘭允許美國軍艦使用港口為止，相關影響持續至今亦未改變，美國始終稱紐西蘭為「前盟友」<sup>52</sup>。AUKUS 正式成立後，儘管紐西蘭總理阿爾登（Jacinda Ardern）宣稱不會影響紐西蘭與英、美、澳、加「五眼聯盟」（Five Eyes）安全與情報關係，然卻堅持根據無核政策，拒絕澳洲新核潛艦進入紐西蘭領海<sup>53</sup>。紐西蘭尚且如此，更遑論地處澳洲西北方海洋大國印尼，其早於 2011 年 12 月即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嚴禁任何核武器試驗，且截至 2021 年印尼亦僅擁有數座供研究用核子反應爐，尚未建有任何核電廠<sup>54</sup>。澳洲藉由 AUKUS 興建核潛艦，又將如何克服印尼的戒懼疑慮。

再者，學界對於美國現有軍工產能，是否足供澳洲如期獲致美製潛艦可能性亦多所議論，如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

員羅伯茲（Michael Roberts）指稱，美國幾乎放棄商業造船和維修行業，尤以生產大型商船明顯落後中國，中國大型商船訂單高達 1,529 艘，美國大型商船訂單則未及 10 艘<sup>55</sup>。須知，美國目前僅存四座軍用造船廠，導致其海軍艦隊維修保養須依靠民間商業船廠，然則面對全球化等因素影響，美國造船工業規模業已大幅萎縮，其欲維護和平時期龐大海軍顯已力有未逮，又如何談及戰爭時期；加以美國目前僅存兩家造船廠能夠建造核動力艦船。而誠如美國傳統基金會海軍事務資深研究員薩德勒（Brent Sadler）所言：「美國海軍艦艇製造商面臨的問題是，有建造更多船隻以替換老化船隊、進行維護等的訂單，但無法找到和招募在商業航運部門工作的工人。」美國海軍艦隊司令部（US Fleet Force Command）司令考德爾（Daryl Caudle）亦承認：「如果陷入衝突，將不得不同時修理多艘在激烈交鋒中受損的艦船，但……沒有足夠的干船塢，也沒有足夠造船廠解決這個問題」<sup>56</sup>。尤其是美國

《註 52》〈超有 GUTS！爲了堅持無核家園，不惜直接得罪美法兩強的紐西蘭〉，《關鍵評論網》，2014 年 5 月 31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305>，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8 日。

《註 53》〈美英挺澳洲造新「核子潛艦」紐西蘭總理：不准進入我國領海〉，《自由時報網》，2021 年 9 月 16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673785>，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0 日。

《註 54》“Indonesia ratifies global ban on nuclear tests,”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The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5, 2011, <https://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sdut-indonesia-ratifies-global-ban-on-nuclear-tests-2011dec05-story.html>, last visited: 2022/11/13.

《註 55》〈中國造船業碾壓美國 美專家：若開戰將無法支撐美軍戰力〉，《自由時報網》，2022 年 9 月 8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051812>，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2 日。

《註 56》孫承，〈美國造船工業嚴重萎縮 軍艦誰來造？去哪兒修？〉，《美國之音網》，2022 年 6 月 25 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a-us-shipbuilding/663283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5 日。

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海權暨戰力投射小組主席魏特曼（Rob Wittman）更坦言，原本外界推測於澳洲製造並部署本國核動力攻擊潛艦前，美國將先賣予澳洲洛杉磯級（Los Angeles-class）或維吉尼亞級（Virginia-class）核動力攻擊潛艦，但「那不會發生」，因為美國無法承受中斷自身潛艦採購流程，「根本看不出在那段期間，美國要怎麼打造潛艦賣給澳洲」。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國防採購專家海耶爾（Marcus Hellyer）甚至直指，美國並無多餘潛艦可出售，美國海軍潛艦正逐漸減少，而將本國興建補充益漸困難的潛艦優先售予澳洲，絕非美國領導層的政治選項，倘若澳洲需要核動力攻擊潛艦，終究必須倚靠本身製造，惟究竟該如何取得相關技術，目前「不太清楚」<sup>57</sup>。

以上所舉，皆為 AUKUS 未來必須直面解決的難題。儘管如此，於澳洲新選出艾班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政府中擔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勒斯（Richard Marles）依舊宣布，澳洲將於 2023 年第一季宣布第一艘核潛艦的設計藍圖。而目前澳洲仍在研究如何加快建造所選潛艦進程，雖然此舉可能與英、美想法有些「差距」，且亦須澳英美擁有「無縫的工業基礎」，然畢竟須思考澳洲海軍從現有「柯林斯級」（Classe Collins）至裝

備操作新型核動力潛艦所須具備能力，以及該如何為「柯林斯級」延壽直至順利銜接新核潛艦所需期程。由此可見，前述種種艱困，並未阻止澳洲擁有核潛艦的戰略決心。

## 伍、結論

國際關係互動瞬息萬變，惟其發展如同鏡面兩側，既有陰陽亦有利弊，僅屬孰輕孰重而已。睽諸建構 AUKUS 對於威懾中國崛起對周邊確有彌縫補闕效果，然箇中依舊係大國制霸的遊戲，對於牽涉「印太」地區權力平衡架構改變後，無論是新運行規則的訂定，抑或是形塑區域新秩序，域內國家根本無以置喙，更遑論本即地理多重破碎、歷史糾葛複雜、宗教種族多元，且盡屬中小型國家的東南亞地區。儘管部分域內國家多所疑慮抱怨，豈又能奈何美國規制、英國配合，以推動與東南亞緊密相連卻文化、人種等迥然不同的澳洲大幅提升軍事能量。此實為中小型國家於國際政治中，面對大國的共同悲哀，其興衰在在考驗國家領導智慧與手段。而通過本文分析，作者觀察歸結出幾項重點於後，冀望能激盪更多迴響。

首先，AUKUS 本身實為美國戰略界精心設計以維持霸權地位的產物，既然 QUAD 建置於前且運行益趨成熟，則為

---

《註 57》楊幼蘭，〈擺爛?! 為澳造新核潛艦 美重量級議員曝實情秀創意〉，《中時新聞網》，2022 年 12 月 6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1206003638-260417?chdtv>，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3 日。

何組建 AUKUS 未予優先納入，實則深具戰略考量，其中日本雖植基於「美日同盟」而關係緊密，惟日方何嘗甘於長期處於「離岸平衡」位置；加上日韓間離島主權爭議、歷史遺緒衝突，美方基本未予反應，日本近年即企欲提升國家自主性，爭取修改「和平憲法」、建立「完全國家」，皆預示日本爾後未必全然對美言聽計從，美國對此頗有警覺而預做綢繆。印度則係緣於外交事務「曼荼羅」思想造就現實主義色彩突出，從而呈現戰略自主的擺盪特質，當中印班公錯（Pangong Tso）邊界衝突對峙激盪時，印度似乎表現更加傾美立場，然其又同時購置法製颶風戰機、俄製 S-400 防空導彈，尤以烏克蘭危機美國領銜制裁俄羅斯，印度依舊規避美歐制裁框架結構，低價購買俄產能源，其左右逢源的投機做法，向為美國齟齬根源。然前述種種僅屬表面原因，須知 AUKUS 的根本特徵為核潛艦技術輸出美國本土，而日印皆非盎格魯—薩克遜後裔，基本上即存在不信任的天然本性，故美國戰略選擇自然將視線投向澳洲。

其次，無論地區霸權或世界霸權更替幾乎皆伴隨戰爭，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無以跳脫「安全困境」，「戰爭是政治延續」似乎儼然成為國際關係史的宿命。然而英國與美國新舊霸權卻打破此慣例，霸權轉移不但未曾爆發戰爭，甚至締造美國治下的「和平」。雖然有建構主義學者將之歸諸雙方係基於共同文化淵源與相通價值理念，加上外部兩次世界大戰削弱

英國所致。但作者認為英美兩國間的血緣、語言、宗教共性，的確是影響英美特殊關係的因素，惟並非主要因素。如美國 Robert H. Smith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efferson Studies 主任 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 即指出，美英在北美洲證明人類古訓「祖先、親情和血緣從來就不是政治忠誠的底線」，「共同利益」方為賴以持久關鍵要素。雙方在核領域、軍事領域歷來合作密切，如英國為西方唯一同意核武器研製與美國合作的國家，美英核合作始於二戰並延續至今，主要包括分享核機密、美國允許英國於內華達核試爆英製核裝置等。固然英國願意尋求建立「美大英小」特殊關係，既是歷史慣性使然，更係現實需要的必然，使往昔霸主英國冀望通過美國的支持，仍能於某種程度影響世界事務，使其朝向符合英國利益方向發展。不過英國重視特殊關係卻並非純然消極的搭便車，更非事事對美亦步亦趨，必要時英國仍會維護自身大國地位與利益，力爭影響美國的政策。當然作者重點不在於討論美英特殊關係，而是鑒於美國對於亞太地區全然納入其勢力範圍，內在設想是盡力排拒英方再度涉入亞太。此次 AUKUS 之所以邀約英國參與，實係不得已須借重其作為大英國協對澳洲的深遠影響，儘管美國聲稱不排除未來「AUKUS +」的可能性，但是「盎格魯—薩克遜」特質則是根本底線。綜合以上可知，AUKUS 未必是鐵板一塊，些微罅隙與矛盾會否成為該聯盟長期推演的阻力，猶待

觀察。

至於東南亞地緣政治格局於 QUAD 常態運作時，即已出現微幅轉變，而 AUKUS 正式成立後，其激發輻射的地緣外溢程度益發明顯。此處所指並非東協可能分崩瓦解，畢竟東協在互不干涉內政原則下，非僅無以規約成員國的國際政治舉措或國家行爲，即使地區經濟合作亦因各成員國側重對本國有利的經濟計畫，加以部分成員國國力與資源差距懸殊，導致東協的存在始終皆係鬆散的弱約束性區域組織，受直接影響不大。然對東南亞國家而言，AUKUS 對其就極具脅迫選邊站隊壓力，謹就當前即可劃分四大區塊：一是支持 AUKUS 的新加坡、菲律賓；二是持反對立場的寮國、柬埔寨與緬甸；三是抱持疑慮的印尼、馬來西亞；四是緘默不表態的越南、泰國與汶萊。須知在中國尚未施壓前提下，東南亞自身即已呈現裂解樣態，相對平添東南亞地緣政治格局型構整體概念的難度。儘管如此，AUKUS 對於東南亞不僅將升高來自西方的壓力，而作為被圍堵對象的中國，其對東南亞亦深耕多年，組建施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即為實例，加以占盡所屬區域相互間地理緊貼的優勢，其深化自陸路延伸對東南亞勢力影響，又豈是海洋圍堵所能戡止。凡此，盡皆將為改變東南亞地緣政治格局變因。

另個觀察重點係「中」美競逐態勢並未因 2022 年先後召開三次重要國際大

型會議，呈現任何趨緩跡象，反藉此各述立場，針鋒相對，潛藏未來雙邊競逐將益趨激烈，儘管東南亞亟求中立避險，為由「中」美言詞觀之，恐存諸多變數。如 2022 年 11 月 13 日，拜登總統於東亞峰會承認美國將持續與中國大陸激烈競逐，惟過程將審慎防止激起衝突，同時再度藉此機會嚴厲抨擊中國大陸於臺海、東海、南海的顛預霸道行爲，其中尤重維護臺灣海峽和平穩定。惟於隨後峇里島 G20 會議，儘管習近平嘗試透過此平台推動「全球安全倡議」，表示願與拜登總統針對雙邊戰略問題、國際與地區重要議題坦誠交換意見，妥處國際關注的「中」美關係。拜登總統亦藉機強調避免演變成衝突，且願意與「中」方將環境、糧食等全球議題進行合作。緣此探究可知，各方矚目的拜習會實際依舊停留於口頭外交詞彙般各說各話，雙方根本連尋求降減衝突可能的意願皆未嘗試，未來競逐僅會更加激烈。尤其令人費解的是，拜登總統既然出席東亞峰會、G20 會議，卻又藉口家族活動而拒絕參與 APEC，此舉不禁讓外界質疑美國益發輕視 APEC 務虛功能，可美國復決定主辦 2023 年 APEC 峰會，揆其目的或許暗藏拜登總統拒絕再與習近平接觸，進而凸顯美國方為主導全球與區域事務真正主導者，誠如國際戰略研究所專責東南亞外交政策（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亞倫·康納利（Aaron Connelly）所稱，此舉進一步彰顯 APEC 衰敗過程的徵兆。前述種種跡象顯

示，未來「中」美關係發展必然更加詭譎難料。

既然 AUKUS 強調的是抑制中國崛起，尤其是箝制軍武中的「國之重器」——潛艦，防堵中國軍事力量隨意進出印太兩洋，其戰略設想是既然第一島鏈已難禁制中國海軍突出，則必須盡速強化第二島鏈防線，以實現拒止戰略目標，否則無須洲際彈道導彈，中國軍事力量即可能直接威脅美國本土。然最爲競爭對手的中國又何嘗不會因應反制，如江南造船集團、滬東中華造船廠、葫蘆島核潛艇製造基地的廠區規模皆正持續擴建中，如滬東中華造船廠面積更已擴大 50%，造艦產能及艦艇噸位都將提速增長，國外軍事網站《Naval News》甚至預測中國企圖建造較諸美國

海軍「福特級」核動力航空母艦（Gerald R. Ford-class aircraft carriers）更大的核動力航母。姑不論是否屬實，中美集團權力競逐焦點區域很難脫離東南亞，亦即東南亞國家無論做何戰略取捨，其地緣政治格局實難趨於穩定而呈現動態飄移樣貌，此或成爲難以實現維繫其「大國平衡」的戰略困境。另則鑑於各方既然泰半評估未來激烈競逐地域仍以東南亞爲首選，各方將核軍備試探交鋒勢必難脫東南亞區域，尤其是南海爭議區。面對此種態勢，東南亞亟力籌劃且努力構築多年的無核區目標，勢將首先直面衝擊與挑戰，然證諸東協及東南亞任何單一國家皆無力阻止，致使處於大國競逐核心的東南亞無核區將益難實現，後續發展實難小覷。

（作者郭偉山為臺灣印度研究協會學術長兼研究員、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專書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 年。

趙晨，《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發展同主要大國的關係》，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4 年。

Michael Lefer 著，薛學了等譯，《當代東南亞政治研究指南》（*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福建：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3 年。

## 期刊論文

- 王良生，〈東南亞無核區：歷史與現狀〉，《國際論壇》，第 7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頁 6-9。
- 丁奎松，〈印太戰略：地緣戰略內涵、邏輯與思考〉，《國際研究參考》，2019 年第 5 期，頁 1-11。
- 王興春、張焰，〈美英澳簽署核推進信息交流協議〉，《國外核新聞》，2021 年 12 期，頁 7。
- 巴殿君，〈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下中日關係之未來走勢〉，《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5，2017 年，頁 1-11。
- 胡峰笙，〈美英澳軍事同盟與美國戰略轉向〉，《WORLD AFFAIRS》，2021 年第 22 期，頁 13-16。
- 桂久強，〈東帝汶事件後印（尼）澳關係走向及其影響〉，《東南亞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14-16。
- 唐欣偉，〈美國國關學界對中國之評估：以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為例〉，《政治科學論叢》，第 58 期，2013 年 12 月，頁 47-70。
- 唐欣偉，〈檢討米爾斯海默對大國之判準——兼論其對中國地位之評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24。
- 馮振男，〈東協對美國「印太戰略」認知與反應〉，《兵團黨校學報》，總第 188 期，2021 年第 1 期，頁 61-68。
- 張林宏，〈21 世紀的中美關係：對抗還是合作？〉，《戰略與管理》，1997 年第 3 期，頁 22。
- 劉若楠，〈權力管控與制度供給——東協主導地區安全制度的演進〉，《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 3 期，頁 1。
- 楚樹龍，〈面對新世紀的中美關係戰略框架〉，《現代國際關係》，1997 年第 10 期，頁 4、7。
- 劉鳴，〈美國「印太戰略」最新進展與前景評估〉，《太平洋學報》，第 28 卷第 10 期，2020 年 10 月，頁 42。
- 顧靜，〈東盟「中心地位」面臨的變局及其重構〉，《當代世界》，2014 年第 3 期，頁 64。
- 羅聖榮、李代寬，〈東南亞地緣環境變化與中國的應對〉，《東南亞縱橫》，2018 年

第 4 期，頁 21-29。

樊吉社，〈美英澳三國新防務合作探析〉，《現代國際關係》，2021 年第 11 期，頁 18-25。

## 網際網路

季霆剛，〈AUKUS 可令東盟碎片化〉，《南洋商報網》，2021 年 11 月 1 日，<https://www.enanyang.my/> 言論/aukus 可令東盟碎片化季霆剛，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7 日。

徐遵慈，〈從「重返亞洲」到「印太戰略」——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轉變與最新發展〉，《經濟前瞻》，第 178 期，2018 年 7 月 12 日，頁 106-111。<http://www.cier.edu.tw/site/cier/public/data/178-106-111-WTO 論壇 - 徐遵慈 .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0 日。

孫承，〈美國造船工業嚴重萎縮 軍艦誰來造？去哪兒修？〉，《美國之音網》，2022 年 6 月 25 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a-us-shipbuilding/663283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5 日。

陳相杪，〈AUKUS 聯盟對東盟的三大考驗〉，《中國南海研究院網》，2021 年 9 月 29 日，[http://www.nanhai.org.cn/review\\_c/573.html](http://www.nanhai.org.cn/review_c/57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5 日。

張家棟，〈認清影響中美關係的三大因素〉，《新浪財經網》，2021 年 4 月 15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world/2021-04-15/doc-ikmxzfmk6869357.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19 日。

楊幼蘭，〈擺爛？！為澳造新核潛艦 美重量級議員曝實情秀創意〉，《中時新聞網》，2022 年 12 月 6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1206003638-260417?chdtv>，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3 日。

努爾·哈伊里，〈遠不止於潛艇 AUKUS 聯盟的細節和排除法國的秘密〉，《半島電視台網》，2021 年 10 月 11 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behind-the-news/2021/10/11/遠不止於潛艇 aukus 聯盟的細節和排除法國的秘密>，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0 日。

King & Wood Mallesons，〈出口管制〉，《Lexology 網》，2022 年 11 月 9 日，<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6e31b25-786b-4325-b3df-dd0b54813844>，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9 日。

Suranjana Tewari，〈AUKUS：澳英美新協議如何改變印太區域的權力平衡〉，《BBC 中文新聞網》，2021 年 9 月 19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593642>，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8 日。

〈中國造船業碾壓美國 美專家：若開戰將無法支撐美軍戰力〉，《自由時報網》，2022 年

9月8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051812>，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11月12日。

〈超有 GUTS！爲了堅持無核家園，不惜直接得罪美法兩強的紐西蘭〉，《關鍵評論網》，2014年5月31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305>，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11月8日。

〈從五眼聯盟到 AUKUS 三方安全夥伴，美國重新打造「抗中盟友圈」！〉，《風傳媒網》，2021年9月19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946916?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10月22日。

〈美英澳結盟 東盟各國反應不一〉，《德國之聲網》，2021年9月21日，<https://www.dw.com/zh/美英澳結盟-東盟各國反應不一/a-59249961>，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10月23日。

〈美英挺澳洲造新「核子潛艦」 紐西蘭總理：不准進入我國領海〉，《自由時報網》，2021年9月16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673785>，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11月10日。

〈面對中國威脅 澳大利亞將興建核子潛艇基地〉，《NewTalk 網》，2022年3月8日，<https://times.hinet.net/news/23792820>，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11月5日。

## 二、外文部分

### 專書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Hegemonic Rivalry and the Fear of Decli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1-3.

Derek McDougall, “Australia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The Relev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ian Survey*, Vol.54, No.2, 2014, pp.319-342.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pp. 390-391.

### 期刊論文

Benjamin Ho, “ASEAN’s centrality in a rising Asia,” *RSIS Working Paper Series*,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ngapore, No.249, September 13, 2012. pp.1-21.

Richard Stubbs, “ASEAN’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n Region-Building: Strength in

Weakness,” *The Pacific Review*, Vol.27, No.4, 2014, pp.523-541, last visited: 2022/11/9.  
Thomas Wilkins, “Re-Assessing Australia’s Intra-alliance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5, No.1, 2019, pp.9-32.

## 網際網路

Andrew Tillett & Matthew Cranston, “Going Nuclear: PM to Announce \$90b French Submarine Deal Is Dead,”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afr.com/politics/federal/speculation-pm-will-announce-90b-french-submarine-deal-is-dead-20210915-p58rzo>, last visited: 2022/11/6.

Anastasia Kapetas, “Editors’ picks for 2021: ‘Limiting the nuclear-proliferation blowback from the AUKUS submarine deal’” *The Strategist*, January 4, 2022,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editors-picks-for-2021-limiting-the-nuclear-proliferation-blowback-from-the-aukus-submarine-deal/>, last visited: 2022/10/25.

Antony John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last visited: 2022/10/28.

“Defense White Paper 2013,”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2498/Australia%20defense%20WP\\_2013\\_web.pdf](https://www.files.ethz.ch/isn/172498/Australia%20defense%20WP_2013_web.pdf), last visited: 2022/11/3.

Daniel J. Kritenbrink,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November 3, 2019, pp.13-16, <https://www.state.gov/bureaus-offices/under-secretary-for-political-affairs/bureau-of-east-asian-and-pacific-affairs/>, last visited: 2022/11/4.

Jake Sullivan, “Jake Sullivan’s 2017 Owen Harries Lecture,” *The Lowy Institute*, June 13, 2017, <https://www.loy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jake-sullivan-s-2017-owen-harries-lecture>, last visited: 2022/10/21.

Joe Biden, “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last visited: 2022/11/2.

Shayan Karbassi,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Through 123 Agreements: A Primer,” *Lawfare Hard National Security Choices*, October 15, 2020, <https://www.lawfareblog.com/civil-nuclear-cooperation-through-123-agreements-primer>, last visited: 2022/10/23.

- Wilson Vorndick, “China’s Reach Has Grown; So Should the Island Chains,” *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October 22, 2018, <https://amti.csis.org/chinas-reach-grown-island-chains/>, last visited: 2022/11/1.
- “AUKUS Reshapes the Strategic Landscape of the Indo-Pacific,”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5,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1/09/25/aucus-reshapes-the-strategic-landscape-of-the-indo-pacific>, last visited: 2022/11/9.
- “Cabinet Memorandum on the 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last visited: 2022/11/5.
- “Chart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he Faculty of Law, November 20, 2007, [https://www.jus.uio.no/english/services/library/treaties/14/14-03/asean\\_charter.xml](https://www.jus.uio.no/english/services/library/treaties/14/14-03/asean_charter.xml), last visited: 2022/11/12.
- “Indonesia ratifies global ban on nuclear tests,”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The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5, 2011, <https://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sdut-indonesia-ratifies-global-ban-on-nuclear-tests-2011dec05-story.html>, last visited: 2022/11/13.
-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cus/>, last visited: 2022/11/5.
-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27th ASEAN Summit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November 22, 2015, <https://asean.org/kuala-lumpur-declaration-on-the-establishment-of-the-asean-community/>, last visited: 2022/11/10.
- “President Biden Statement Ahead of the 10th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he Whitehouse*, August 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1/president-biden-statement-ahead-of-the-10th-review-conference-of-the-treaty-on-the-non-proliferation-of-nuclear-weapons/>, last visited: 2022/11/13.
- “TREATY ON THE SOUTHEAST ASIA NUCLEAR-WEAPON-FREE ZONE,” *BANGKOK TREATY*, 15 December 1995,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b5518d/pdf/>, last visited: 2022/11/13.

# The influe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UKUS on Southeast Asia's nuclear-free zone and geopolitics

Wei-Shan Kuo

## Abstract

On September 15, 2021,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intly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stralia-UK-US Tripartite Security Partnership (AUKUS) military security partnership. Its primary goal is to help Australia build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fleet b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outside world generally regards the alliance as a supplement to QUAD's military functions,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new "Indo-Pacific" strategic alliance of the beneficiary countries has become more complete. However, this view is too narrow, and the role of AUKUS is far greater than this. It is particularly worth noting that once Australia has nuclear submarines, it will break the current "South-South" nuclear-free status. It directly collided with the regio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denuclear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ausing strong backlash from AS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donesia and other countri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SEAN adheres to the "centrality" strategy of balancing major powers,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reality that the region is composed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The ASEAN tries to play a coordinating and lubricating role among the major powers around the "Indo-Pacific", so as to strive for a neutral geopolitical pattern in the entire region.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UKUS has already impacted the hedging strategies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overall geopolitics of the region will inevitably change accordingly, which

may affect the balance of the “Indo-Pacific”. The author will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related issues, hoping to promote the attention of all parties to this issue. Thereby arousing the academic predecessors and researchers to conduct more follow-up research.

**Keywords:** AUKUS, QUAD, geopolitics, Southeast Asia nuclear-free zone, nuclear proliferation